

# 一位抗疫护士的三重身份：我不怕死，只是怕和孩子分开 | 口述实录

mp.weixin.qq.com/s/daW11EZV2wuwPsa27QwsyQ

记者/佟晓宇

编辑/石爱华 宋建华



**刘畅穿上防护服，进入隔离室**

**离开一岁多的孩子，刘畅上了“前线”，给儿子自然离乳的计划，没办法实现了。**

**刘畅是一名耳鼻喉科的护士，她所在的医院是武汉市第一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。疫情之下，她不得不离开还在哺乳期的儿子，走进隔离病房去照顾病人，“医院现在不分科室，所有人都要处理肺炎患者。”**

**因为看到疫情重灾区很多孕产妇和自己一样，容易被紧张、恐慌的情绪“俘虏”，刘畅还加入了一支志愿服务队，下班后为她们在线答疑。**

**从起初的抗拒，到接受现实，开始冷静地面对病人、家人和咨询者，刘畅在“哺乳母亲”、“一线护士”、“线上志愿者”三个身份中逐渐找到平衡，变得坚定。**

**“这个过程不只是接受那么简单”，刘畅说，她希望疫情快点结束，每个人都能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。**

**上战场前，我最后一次喂母乳**

**我今年28岁，做护士八年了。2018年儿子出生，我当了妈妈。**

**疫情来临后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，对我来说，最不容易的是要跟孩子分开。从大年初一上班开始到现在，我已经23天没见过宝宝了。**

**我家离医院很远，开车要一个小时，往返不方便，加上每天在定点医院上班，我根本不敢回家，风险太大。**

**23天来，我寄宿在同事家，她老公和孩子春节前回了老家，只剩下她一人。我吃的、喝的、用的全是她家的，我非常感激同事收留我。还有一些跟我情况差不多的同事，不得不住酒店，每天睡醒就吃碗泡面，很辛苦。**

刚知道我们医院成为定点医院时，我很抗拒，也害怕。不是怕死，是因为要长时间与孩子分离。我的孩子一岁八个月，还在母乳喂养中，从他出生到现在，我们从没分开过，我不知道这次要多久。

我接到通知初一要上临床，离家前我有五天假，我不断给儿子灌输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：“妈妈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，你也吃不到奶了，要吃牛妈妈的。”宝宝一脸懵地看我，不太能够理解，但我能感受到，我焦虑不安的情绪能影响到他。

我第一次跟他说这些的时候，他不停地摇头摆手，不愿意。但是我每天都在给他灌输，告诉他“妈妈要去战斗，去打怪兽”，要他在家乖乖听爸爸的话。我承诺他每天都会跟他视频，每天不停地跟他沟通这个事，后来，他也就慢慢接受了。

我第一次排班是大年初一下午五点，夜班。下午三点准备出门时，我大包小包堆了一地，孩子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出门，平时这个时间他要睡午觉，但那天，他在奶奶怀里一点没闹，就静静地看着我。

转身把门一关，我就哭了。

临出门之前，我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母乳。我之前是想跟宝宝自然离乳的，现在看是不可能了。我不知道我的突然离开，会对他有什么影响。

我尽量每天跟孩子视频一次，但有时真的没法保证。有时我晚上要上夜班，时间很不规律，很难跟孩子的时间对上。

前两天跟宝宝视频的时候，同事也在，她就顺势在旁边轻轻地拍了我几下，说打妈妈，平时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引起孩子的注意，这一次他看到，嘴马上就瘪下来，边哭边摆手，哭了大概有20分钟。

之前我跟他说过很多次“妈妈去打坏人”，现在他可能以为自己的妈妈被坏人欺负了。有时候你觉得孩子很小，但他好像已经知道很多事情了。

(335) 🔔 ...

洗澡的时候30度洗完澡把空调关了，目前二十度@志愿者-刘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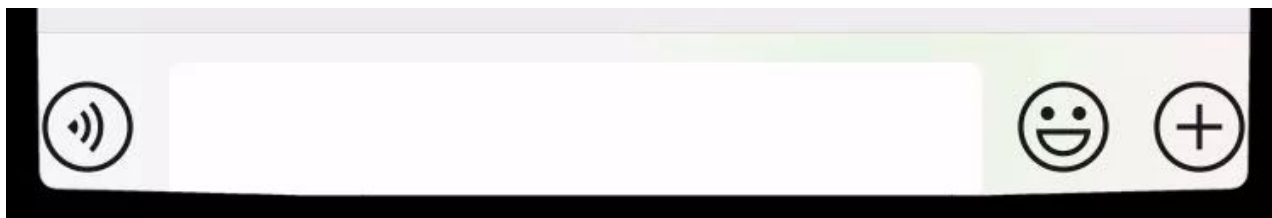
2020年2月9日 10:43

首先宝宝手脚偏凉不代表生病或者穿太少。宝宝正常情况下四肢的温度就是会比成人低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心脏力量较弱，血压较低。所以在考虑宝宝冷不冷要不要加衣服的时候，不能以手脚温度为标准，而是摸一下前胸后背，如果是温热又没有汗，就证明刚刚好。



@智智-男宝11.23 嗯嗯，妈妈加油 🤗

好哒谢谢@志愿者-刘畅



## 刘畅在线上为孕产妇解答问题

### 恐慌的宝妈们，需要一针强心剂

还有很多年轻的妈妈跟我一样，也在疫情中陷入迷茫。

我得知，一位叫邓芸的国际哺乳顾问组建了一只志愿队伍，专门面向湖北省孕产妇提供线上帮助，由湖北当地的妇产科医师、心理咨询师、哺乳顾问、母乳喂养咨询师组成，他们招募志愿者的时候，我心动了。

成为妈妈后，我自己走过很多弯路，乳腺炎、堵奶、上班背奶，都经历过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大家都不能出门，这些初为人母的妈妈们的遇到困难怎么办？想到这儿，我第一时间就加入了。

每天，我们会有三个专业老师在微信群里解答妈妈们的疑问。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，有时候到了晚上十二点答疑仍在继续。

大家的问题多是新手妈妈们常见的，那些处于疫情重灾区的宝宝出现问题，不能轻易去医院，家长会很慌乱，这时候，你在网络上给出一个准确答复，告诉她们如何处理，就像一针强心剂，使她平复焦虑。

比如，一些宝妈会问，如果孩子体温37度了怎么办？是不是发烧了，要不要去医院？提问题时她们就表现得很焦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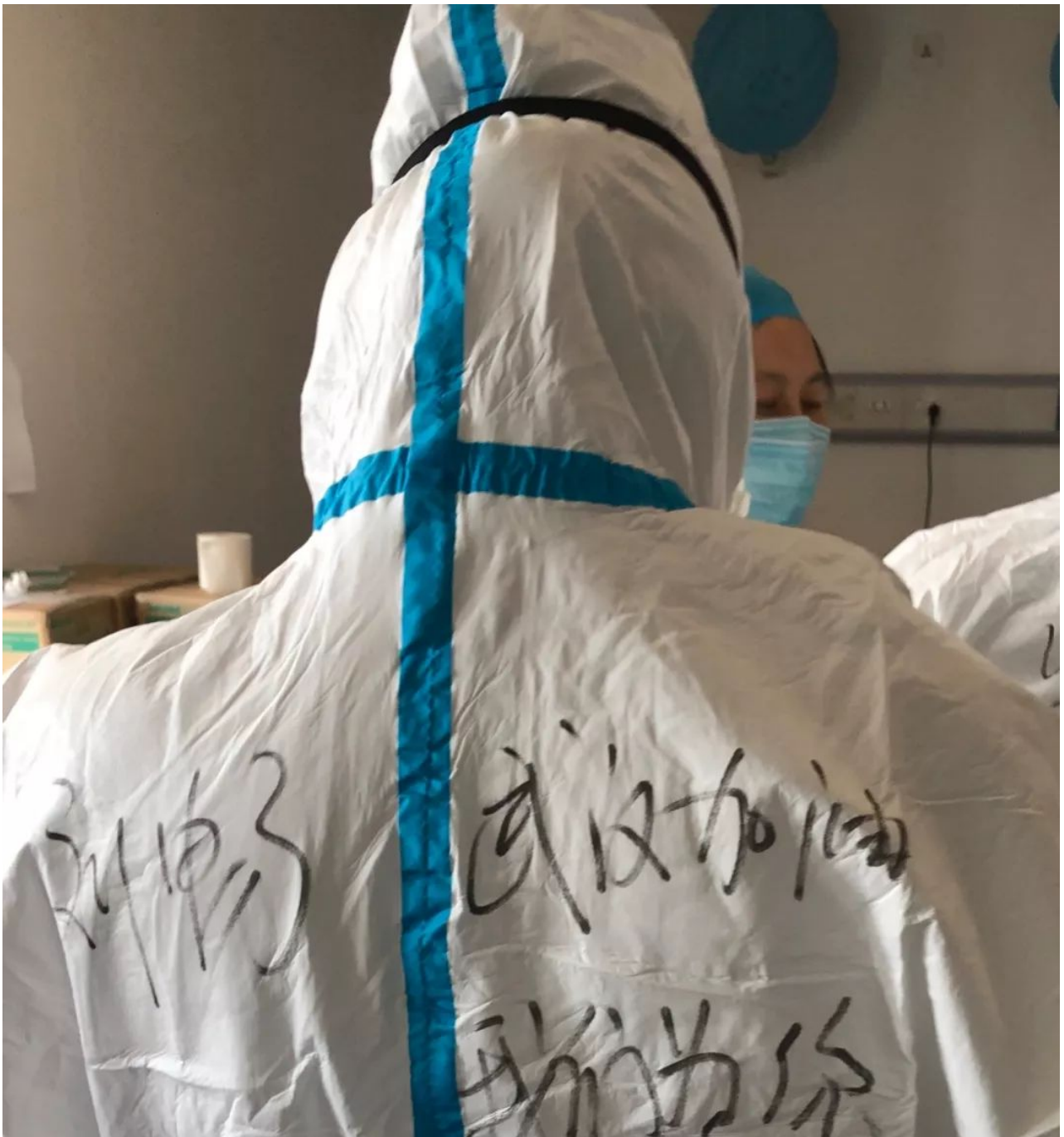
我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会很谨慎小心，如果一些问题我不够了解，我会在工作群请教别的老师，尽量做到准确、有效的沟通。对于我们志愿者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学习并把学习成果转化给其他妈妈的过程，这个过程也消解了我的压力。



我们医院是武汉市第一批收治新冠肺炎定点医院，刚开始回到医院的时候，我整晚都睡不好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着没有，好像睡着了，又好像什么都知道。当时整个脸是红肿的，牙龈也是红肿的。

后来慢慢心情平复了，这些症状也就消失了。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，尽量不让自己多想，越想内心会越焦虑。

大家都称赞医务人员的牺牲和付出，其实我们也很怕，可怕没用，越是怕负担越大，免疫力就会下降，反而被感染的机率会增大。





### **刘畅在防护服上写下“武汉加油”**

### **病人走了，我在心里喊要坚强**

几天后，我内心反而比之前在家时平静了。看到同事们都投入工作当中，自己也必须用最好的状态面对患者。

我的第一班，上了10个小时，从下午五点半到第二天凌晨。我从下午四点多就不敢喝水了，那个时候防护用品紧缺，我们进去之后就不能轻易出来。

就算要出来，防护服脱了之后，也要放在紫外线环境下消毒。这其实不符合规范，防护服本来是一次性的，理论上防护时间只有4个小时左右，因为物资紧缺，也只能这样。

第一天，我把所有病人交接完，出来时已经凌晨两点半。防护服里很热，整个人在里面反复地被汗浸湿，又被体温烘干，好不容易脱掉防护服坐下来，又感觉浑身发冷。

同事家的楼层已经没有人住了，我们回去后把衣服放在楼道口通风，然后再消毒，身上也是从头到脚清洗，每天洗手无数回，整个手干裂得不像样子，头发也快洗成稻草了。

我和同事因为排班不一样，休息的时间也不一样，谁在家就做好饭，就留一份放在桌上。

我以前在眼科、耳鼻喉科，病人基本上行动自由，不需要生活上的护理，治疗也比较简单，危重病人很少。这次护理新冠肺炎患者，算是对我专业技术上的一次挑战。穿上防护服，再戴上手套，有时候连系止血带这样的操作都会很困难。

除了治疗，还有很多护理工作。现在医院已不分科室了，统一收治病人，所有人都要面对新冠肺炎患者。病人住进来之后，处于隔离状态，没有家属陪伴，病人的吃喝拉撒全都需要我们。

有一个病人，病情很重，他在床上拉了大便，只能我来擦洗，帮他换尿不湿，换床单被套。有些危重病人，要用注射器帮助他吃饭、喝水。

前两天有一个病人状况不是很好，他五十几岁，极度缺氧，上着高流量的氧气，仍然呼吸不畅，只能躺在床上，动弹不得。他来医院的时候状况就不太好，但还能跟我们交流，可以说话。我看着他状态一天不如一天，从开始的清醒，到慢慢的昏睡，血氧饱和度一度掉到30%。第二天那个病人走了。

我们都知道，现在对病毒没有特效药，每次护理这样的病人，我心底就会喊，让自己坚强一点。

如果是中夜班，我们需要两个人值班，面对至少三十个病人，每一个都要从头到尾照顾到。轻症患者可能会好一点，至少上厕所这些不需要我们去帮助。

我感觉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更近了。能够住进来的患者，都怀有一份感恩，他们也理解我们的辛苦，对我们更能够容忍。

给患者抽血或者打针，有时不能一次穿刺成功的话，病人也能理解，穿上这身装备，这些简单的操作会变得困难。病人的包容，对我们来说是很欣慰的事。



有时，我非常想回家，但一想到也许我已经是一个病毒携带者，就不敢回了，只能够克制。

孩子每天都有变化，他“断奶”的过程比我想象的顺利，现在已经习惯喝奶粉吃辅食了。儿子每天都会学到新的技能，他已经可以跟爸爸学说“宝贝”、“北京”这样的词汇了。

成为志愿者后，我收到不少哺乳期妈妈的反馈，她们说我的经验能帮到她们，让她们觉得哺乳这件事是简单、享受、幸福的。看到她们能与孩子更好地连结，也弥补了我在哺乳期离开孩子的遗憾。

突来的疫情会让人瞬间成长，有一些以前想不通的事情，现在觉得瞬间释然。我现在只希望疫情快点结束，让所有人回归到原来的位置。

**【反侵权公告】** 本文由北京青年报与腾讯新闻联合出品，未经授权，不得转载。

— READ MORE —



**死亡病例过千，尚无一例病理解剖 | 深度对话**



**送别李文亮医生：愿天堂没有病毒 | 深度报道**



**鄂A牌车30小时归乡记 | 深度报道**

北青深一度 | bqshenyidu

# 守望变革中国

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部出品



长按二维码关注 